



布爾什維克黨 是消滅富農階級的 鬥爭的組織者

阿布拉摩夫著
志 剛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4324/67



Б. АБРАМОВ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организатор
борьбы за ликвидацию кулачества
как класса

布爾什維克黨是消滅富農
階級的鬥爭的組織者

志 剛 譯

中華書局出版

————— * 版權所有 * —————

**布爾什維克黨是消滅
富農階級的鬥爭的組織者**

◎定價人民幣六千四百元

譯者：志剛

原書名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организатор борьбы за ликвидацию кулачества как класса*

原作者 *Б. Абрамов*

原出版者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原書出版年份 1952年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總經售：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編號：16332

(54.3, 京型, 25開, 75頁, 99千字)

1954年3月初版

印數(重) 1—14,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五
第二章 爲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政策準備條件.....	二〇
第一節 列寧斯大林論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二〇
第二節 根據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展開了對富農的進攻.....	三一
第三章 在農業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	七二
第一節 布爾什維克黨從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過渡到在農業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七二
第二節 反對「左」傾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總路線的鬥爭.....	九四
第四章 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成分展開全線的進攻.....	一〇八
第五章 結束語.....	一四〇

第一章 緒言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乃是馬克思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勝利。它證明了推翻剝削階級統治，從資本壓迫下解放勞動羣衆的唯一道路，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指示的道路，就是被壓迫羣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反對剝削者，以達到工人階級奪取國家政權這一目的的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的道路。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剝奪了他們的政治權力，摧毀了剝削階級所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土地、工廠、礦井、鐵路、銀行都收歸國有，並成爲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命脈。但這還不是諸剝削階級的完全而徹底的消滅。被推翻了了的諸剝削階級還對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爲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進行了瘋狂的反抗。

列寧指出，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的國家內，那已被推翻了了的資產階級的力量，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會比推翻它的無產階級更強大些。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是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在於資產階級國際聯繫的堅固性，在於他們保持有許多實際優勢，就是他們有金錢，有某些生產資料，以及組織上和 managerial 上的技能經驗。

列寧寫道：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而且也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保持有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因為他們是國際資本底一個支部。他們還保留有某些生產資料中的一部份，還保留有金錢，還保留有極大的社會聯繫。他們的反抗力量，正由於失敗而更加增加千百倍。」^①

已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的力量，也因經常地、自發地和大規模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小商品生產的保存而存在着。關於小商品生產，列寧說道：「這裏有非常廣闊，而且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當然是不免要同共產主義進行極殘酷的鬥爭。」^②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第一天開始，富農就是它的最兇惡的敵人。

列寧早在一九一八年寫道：

「毫無疑義，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死敵。或者是讓富農來殘殺無數的工人，或者就是工人無情地鎮壓那些佔人口少數的強盜式富農所舉行的反對勞動者政權的暴動。這裏決不能有中間的道路。和平共處是談不到的：富農可以而且容易與地主、沙皇、神父講和，那怕他們真是吵了嘴的話；可是富農同工人階級是任何時候也不會講和的。」^③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二卷，第六四三頁。

② 同上，第六三七頁。

③ 同上，第四二〇—四二一頁。

列寧早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中，於規定蘇維埃政權對待富農的態度時指示道：「……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處在和富農直接進行的內戰中。」^①列寧特別着重指出，工人階級面臨着一個任務，即堅持到底地跟從小農經濟生長出來的資本主義進行「最後的和決定性的搏鬥」。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中間必然有一個過渡的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但關於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式，他們還不可能作出充分而完善的學說來，也不可能規劃出消滅階級的具體道路來。這是列寧和斯大林所完成的。

列寧和斯大林根據十月革命的經驗，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列寧和斯大林指出，在過渡時代，階級鬥爭不是減弱和停止，而是加強；只有無情地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反抗，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

列寧教導說：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為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曾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是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又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

^①「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九卷，第四版，第一三九頁。

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如像我國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一樣。」①

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加劇，本是必然的現象。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並非是以一個剝削形式來代替另一個剝削形式，而是消滅一切剝削和一切剝削者；這是因為它的目的是要消滅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而代之以社會所有制，在城市和鄉村裏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很明顯的，社會的這個根本改變，是破壞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聯繫，掃除了舊世界的一切勢力，它不能不惹起國內外一切與無產階級相敵對的勢力的殊死反抗。

斯大林寫道：「沒有強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以實現這種根本改造資產階級舊制度的事業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為可用和平方式，在適應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中來實現這樣的革命，那是精神錯亂，神經失常，或者是公然無恥地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了。」②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不能解決的；革命只有在其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二卷，第四四九—四五〇頁。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一六九頁。

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創造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形式的特殊機關來作爲其基本支柱的條件下，纔能夠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鞏固勝利，並進一步達成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

工人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以後建立起自己的專政。它並非利用這個專政來保存階級並使之永久存在下去，而是用來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抗和徹底消滅剝削階級，捍衛社會主義國家免受外國帝國主義的進犯，並把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

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根本改變了無產階級反對剝削者而進行的階級鬥爭的條件。工人階級已並非作爲被壓迫階級，而是作爲統治階級而登場了。它以國家政權的全部力量——過渡時期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重大武器——來反對剝削階級。

工人階級也需要以無產階級專政使勞動羣衆徹底地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他們，並吸引他們來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列寧和斯大林強調指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爭取非無產階級羣衆的鬥爭，首先是爭取農民的鬥爭，在奪得政權以後並不停止，反而是加劇了。

當農民還停留在小私有者的地位的時候，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動搖於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這是從小商品生產者的農民的階級本性產生的。列寧說道：「農民亦如一般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是佔着中等的中間的社會地位：一方面，他們是人數很多（在落後的俄國是人數極多）的勞動大衆而由全體勞動者要求擺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彼此分立的小業主，小私有者和小商人。這樣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動

搖不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在一切社會關係遭到非常急劇破壞的時候，以及在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最憤於拘守陳規和因循苟且的情形下，他們從此方轉到彼方，動搖不定，反覆無常，猶豫不決等等，當然是必不可免的。」^①

列寧在規定工人階級於奪得國家政權後對農民的關係上的任務時指出，這任務是在於領導農民和爭取對於農民的影響。「領導動搖分子和不穩定分子，這便是無產階級所應作的事情。」^②

列寧指示道：無產階級要把國家政權轉變成為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武器，必須完全摧毀和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代之以新的國家機器，即工人和農民的政權；也必須剝奪剝削者以滿足勞動羣衆的經濟需要。無產階級就是用這些辦法來根本摧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主義者對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的影響，把他們爭取到自己的方面來，組織他們來反對資產階級，並徹底消滅資產階級。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工人和農民（他們佔居民中的壓倒的多數）的聯盟，正是制勝垂死的社會力量對於在我國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作最強力的反抗的社會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給無產階級指明了推翻大資產階級的道路，但他們沒有探討，而且也不可能探討關於如何消滅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的問題。關於消滅富農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二卷，第六四三—六四四頁。

② 同上，第六四四頁。

階級的道路、手段和方法，列寧和斯大林作出了深刻的科學的論證，指出這一剝削階級不同於地主和城市的大資產階級，不可能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一下子把他們消滅掉。

資本主義的發展替大資產階級的消滅創造了物質的條件，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生產資料集中，並賦予了生產過程以社會的性質。因此，可以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一下子剝奪資產階級，把他們手中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轉變為全體人民所有。

但是，資本主義並未替消滅富農階級準備好條件。這個條件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在農村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增長的基礎上，一貫進行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而有計劃、有意識地準備起來的。

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是與黨對農民的首要政策任務有機地聯繫着的，即與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變小農經濟為巨大公共生產的任務有機地聯繫着的。列寧和斯大林在強調這兩個任務的不可分離的統一性時指出，解決這兩個任務的道路是有區別的，消滅富農階級的方法，在根本上不同於工人階級用以改造小私有者的方法。從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出發，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消滅富農階級只能採取革命的手段，只能採用強力的剝奪他們的手段；然而對於小私有者階級則不能加以剝奪——應當同他們和平共處，應當加以改造，加以教育。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加以說服，在自願的基礎上把小農經濟聯合成巨大的社會主義經濟。

列寧說道：

「我們所應首先依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按完全另外一個方式擺着的。這裏並沒有什麼上層物可以拆去，而只留下整個屋基和整個屋宇的情事。這裏並沒有如在城市裏所有過的那種上層物，即資本家。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這裏需要有長期的教育工作。」①

列寧和斯大林論證了關於只有在農業全盤集體化基礎上進行堅決的階級鬥爭，纔能夠消滅剝削階級——富農——的馬克思主義原理。

斯大林說道：

「不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形式將自行發展，排擠着工人階級的敵人，而敵人將會一聲不響地退却，讓出道路給我們前進；然後我們將再進展，而敵人將再向後退却，然後，『不期然地』所有的社會集團，不論是富農或貧農，不論是工人或資本家，都毫無例外地，『突然地』，『不知不覺地』，沒有鬥爭和騷動，就投入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懷抱。這樣的神話，一般的說來是不會並且是不可能發生的，尤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②

農業的集體化徹底消滅了富農，挖除了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根蒂，肅清了產生資本主義分子的源泉。因此，富農就不顧死活地反抗社會主義的進攻，力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並在我國恢復資本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二卷，第五五六頁。
② 「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十一卷，第一七一頁。

主義。

斯大林根據列寧的原理，從各方面研究了如何消滅富農階級的問題，並且規定了與富農進行最後的決定性的鬥爭的時日，論證了在農業全盤集體化基礎上從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斯大林指出，使貧中農經濟全盤集體化的方法就是消滅富農的基本方法。斯大林說道：「你們可以拘捕和流放幾萬或幾十萬的富農，但是，倘若你們同時不用盡一切的方法去加緊建設新式的經濟，去用新的經濟形式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去剷除和消滅他們生產的根源，使鄉村資本主義分子在經濟上不能生存和發展，那末，富農還是要重新產生出來，長大起來的。」①

要消滅富農階級，就得在公開的戰鬥中粉碎它，消滅其所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沒收其土地、牲畜、農業機器和農具，而以之歸諸集體農莊，藉此來剝奪富農的生產基礎，使之喪失從事生產、經商和高利貸的可能性。「爲要排擠富農階級，就要在公開的戰鬥中擊破這個階級底反抗，剝奪它所藉以生存、藉以發展的一切生產條件（土地自由使用權、生產工具、租地權、僱傭勞動權等等）。……否則所有關於排擠富農階級的議論，都不過是對右傾分子愜意而有利的無謂空談。」②

只有在準備好了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所生產的糧食去代替富農所生產的糧食的時候，纔可以

①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解放社版，第四五七頁。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第四〇四—四〇五頁。

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時便想把黨推上「消滅」富農的道路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撥企圖，曾受到了決定性的反擊。這在當時可能會把黨和蘇維埃國家引到失敗的境地，因為那時在鄉村裏還沒有廣大的國營農場網和集體農莊網作為支撐點，還沒有對富農進行決定性攻擊的基地，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還不能替代富農的糧食生產。

斯大林教導說：

「進攻富農是要認真幹的事情。不可把進攻富農與空口反對富農混為一談。也不可把對富農的進攻與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拚命強迫黨來採取的那種同富農搔扭的政策混為一談。進攻富農是要擊破富農，並消滅它這個階級。……進攻富農就是準備去實際行動，並把富農打得一敗塗地，打得他再也不能翻身。這在我們布爾什維克方面就叫作真正的進攻。」①

一九二九年底，黨在建立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強大的物質基礎之後，便轉上了預先準備好的這樣的進攻。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社會主義工業化對於消滅剝削階級和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的。它是為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着物質的先決條件。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布爾什維克黨剷除了工業中和商業中的資本主義分子，策劃了並且進行了農業的集體化，這農業集體化，就使得我國有可能來消滅最後的人數最多的一個剝削階級——富農階級。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三九七頁。

遵照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共產黨以一切方法鞏固了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羣衆的聯盟，這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列寧和斯大林在其關於工農的階級聯盟的學說中，總是強調指出：在這個聯盟中，工人階級的領導是最重要的；黨不需要任何別的工農聯盟，而只需要其領導權屬於工人階級的工農聯盟。

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的思想，其基本原理是：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徹底消滅剝削階級，能夠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建成共產主義。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同志在規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工農聯盟的歷史作用時，說道：「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兩者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都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作馬克思主義，不可叫作列寧主義。」^①

列寧不止一次地教導說，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的破裂，會招致黨的分裂，而黨的分裂就意味着無產階級專政的覆滅。

爲了鞏固這個聯盟，爲了堅實地爭取中農站到社會主義方面來，就應該對富農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就應該一貫地在農村裏執行階級政策，此即列寧在其戰略性的口號中所規定的——「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穩穩地依靠着貧農。」^②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二七四頁。
②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解放社版，第一七七頁。

在實現列寧斯大林政策的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克服黨和人民的敵人的瘋狂反抗。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企圖以全力分裂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強迫黨接受違反列寧的對待農民的政策。他們認為農民是工人階級的敵對勢力，預言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敵對衝突」「無法解決的衝突」的不可避免性。

斯大林於揭發和粉碎托洛茨基分子的時候指出，他們的投降路線的基礎就是否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就是否認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不信任工人階級的創造力量，不相信工人階級能夠領導農民沿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

以斯大林為首的黨，擊破了叛徒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賣國賊匪幫，肅清了自己隊伍裏的敵奸，並以此而粉碎了國際帝國主義的計劃。在斯大林的領導之下，黨也擊潰了右傾投降分子——他們要求放棄反富農鬥爭；他們在關於工農聯盟的偽善言辭的掩飾下，執行着在農村中發展資本主義的路線，執行着鼓勵富農，因而使資本主義在我國復辟的路線。如不擊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黨就不可能鞏固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羣衆間的聯盟，不可能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化，不可能替社會主義的勝利準備好條件。

列寧斯大林教導說，工人階級要實現其歷史的作用，即在爭取消滅剝削階級和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實現其領導勞動羣衆的作用，只有在如下的條件下才有可能，這就是他們要有革命政黨的領導，而這政黨又是新型的，不受機會主義影響的，對妥協分子和投降分子是不相調和的，對資產階